

# 赵昌平：诗之美能御世之俗

本报记者 姜燕

少年时，他是狂热的中国古典诗文爱好者；读书时，他选择了研究唐诗作为方向；他将对诗词的爱当作毕生事业，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时，更致力于“读诗从娃娃抓起”，出版了从幼儿版“快快乐乐读古诗”到小学版、中学版等中国古典诗词读本，《唐诗三百首新编》《唐诗一百首》等。

赵昌平，今年69岁，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，现任上海市出版协会理事长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。

他说，对中国传统的热爱和继续是中国民间的一个遗传基因，是本能性的要求。可能有一段时间人们会对传统文化淡忘，但过后一定会调转过来。

对现在热议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的分量，他认为30%左右为宜。



## 1 幼时膝下常诵诗

“我的祖父虽然是生意人，但家里前代读书人比较多，家里颇有点存书。小时候，祖父就会教我背李白、杜甫作的简单的小诗，我记性好，也很喜欢。”赵昌平回忆儿时读诗诵词的往事，十分温馨。

对中国古典诗文的喜爱是天性，也是幼年时的培养。赵昌平记得，他读到小学高年级时，已将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看了个遍，并深受书中评点性的古典诗词音韵意境的感染，忍不住掂笔写起古诗来。“那时候看《说岳全传》，看得我激情澎湃，挥笔作诗一首，还把祖父一个很好的扇面给撕了，叫我表哥把诗抄在新扇面上，挨祖父一通骂。祖父在药材公司得奖的笔记本有很多国画，我也会在上面题几句。”

一段美好的记忆、一套好书、一位好老师都会对人产生深重的影响。赵昌平说，他读初中高年级时，有了一套书《中华活页文选》。那是一批老专家编的，内容非常好，他几乎篇篇都能背诵，短诗自不必说，长诗如屈原的《离骚》、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也是脱口而出。

“现在还能记得大半，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。”赵昌平说着，忍不住吟诵了几句《洛神赋》：

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……

字句精美，音韵绕梁。

因着这样深深的热爱，赵昌平在报考大学时，没有听从老师家人的劝说选择理工科，而是投考北大中文系，将对古典诗文的研究作为毕生事业。

## 2 去功利性很重要

用最简单的语言，表达最丰富的感情，这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；语言韵律上的美感，又让人读来齿颊生香，心中愉悦。这也是诗词“魅惑”赵昌平的地方。

“我读诗刚开始的时候很感性，体会诗的韵律带给我的愉悦感受——古诗读上去好像和生理心理

上的节奏合拍，让人感到非常舒服。”赵昌平说。

背诵给他带来满足的快乐。在北大时，每天早晨6时多，他总会到图书馆外一块大青石边，背诵诗文。“各朝各代的古文和诗词，总共背了3000多首吧，‘文革’开始后才中断。所以后来做编辑时，看到诗句我就知道出自哪里。”

读诗和阅读一样，“去功利性”

## 3 深入品方得诗味

诗之美，不仅美在语言，还在韵律。“诗是韵文，欣赏时要懂得。唐代许多诗歌理论著作第一章讲的就是诗歌的声律。现在感受诗的音乐美，着眼点一是韵脚，二是平仄，三是节奏。”赵昌平说，虽然随着语音的发展变化，想研究声律已十分困难，但从欣赏的角度还是能明显感觉到，“杜甫后期的诗和李商隐的诗，音调就特别美。”

诗之味，更在于深入地品评和理解，假如对诗人写诗的情境、心境和

典故缺乏了解，对诗的体会也只是皮毛。赵昌平说，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《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》：

薄雾浓云愁永昼。瑞脑消金兽。

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

东篱把酒黄昏后。有暗香盈袖。

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

“重阳前夜的黄昏，她只是枯坐，半夜的凉意又让她感觉到寒意。为什么这样地悲愁？要知道她当时与丈夫赵明诚是分离的，凉意勾起了她的思念之情。词的下阕又写到黄昏，此时已是重阳节，把酒黄昏后，更感悲凉，忧思重阳之后，自己

## 4 很重视少儿读物

赵昌平记得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学语文教材，是将文学与汉语分开的，文学课本里古典文学相当多，但后来由于时代原因，批判课本“厚古薄今”，将古典部分去掉了。后来中学教材中才又恢复，但比例要小得多了。

“在我所知道的华语文化圈中，

## 5 作诗成风难追唐

赵昌平欣慰的是，他编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全解，已经发行9万册左右。现在不少网络论坛上也有许多爱诗、写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切磋讨论，也会将诗作寄给他品评，有些诗作的水平令他感佩。

今年的上海书展上，赵昌平请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老同学葛晓音

香港和台湾的语文教材里古典文学的比重相当大。”赵昌平说，他记得1987年曾与陆萼庭先生合作给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过一套中国文学教材，供中学高年级学生使用，教材共10个单元，古典文学就占了8个。“这套教材在香港用了20年左右，课改后虽然有所变化，新版的教材我没有看到过，但据知古典文学仍然是相当多的。”台湾中华书局

教授前来做了一个古典诗词的报告，讲了足足1小时40分钟，听的人没地方坐，宁可站着也要听完。

赵昌平说，当下中国社会，四五十岁的人多少有一点古典诗词修养，二三十岁喜欢古典诗歌的，他见到的比较少。“但一旦有真喜欢诗词的，就相当不错，感悟能力很强。”

不过，想让读诗、写诗如盛唐时风行，已经时光不再。首先是社会语

言都不同了，旧体诗词很难表现当代事物和感情；其次，那时是举国体制，皇帝出行，百官写诗赋兴，动辄“诗词大比拼”，皇帝还要评点，写得不好难免出丑。“再加上科举考试，全民写诗，现在考试又不考这个，我记得我高考时作文要求什么题材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写诗。”赵昌平笑言。

玩笑归玩笑，赵昌平说，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中学教材改革，和港台的相

很重要，大量阅读和背诵会产生质的飞跃。赵昌平的体会是：“古诗，最初是愉悦感；读二十首后，就有去琢磨它的想法，此时如果能用心去‘抠’，心得就有了，如果搁置一旁，对诗的欣赏水平恐怕就止于此了。读百八十首诗后，就会对诗进入敏感的阶段，那时的感受又别有一番天地了。”

赵昌平说，诗读多了，会很自然

地比较每个诗人写景状物的不同，如一个人面对不同的景物会写出感受完全不同的诗句。如同样是秋天，杜甫的《登高》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是他患病忧时之作；黄庭坚《登快阁》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”，则是他壮年得志的快意豪放之作。“一般的读者能感受到这种程度，对诗的体会就更深一层了。”

恐怕也会和黄花一样，越来越憔悴。”赵昌平说，这是一组组凄美的意象，各个画面之间巧妙地建立起联系，使这组意象的表达特别好。

“评本注本都将这首诗解成重阳节后半夜作，这是因为不懂词的脉理，也不懂得‘黄花’的典故，难以深入地理解词人为什么会用它自比。”赵昌平解释，古代认为，重阳节当日的黄花开放得达到鼎盛，次日便衰。词人到了重阳黄昏，联想到“明日黄花”，才会更加伤情。而这样读便可知上片的“半夜”是节日前夜，是“插叙”，使全词更委婉动人。

也出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学读本，将论语、唐诗和宋词等编纂成一个个读本书。

“这些年，我们出去办书展，销售情况最好的还是中国古代文化书籍，特别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书。”—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中国的家长都是希望孩子多读诗词，赵昌平说，“这好像是一种遗传因子，让孩子早接受传统文化，让他背诗词是

最好的办法。”

“再如，盛唐和晚唐都写宫词，盛唐典雅，晚唐细腻。”谈起诗词，赵昌平滔滔不绝。“王昌龄的《西宫怨》，斜抱云和深见月，朦胧树隐昭阳。多美！盛唐把宫中生活的过程写到了极致，中晚唐时便向细节取胜，也很生动。如朱庆余的‘抬头欲说宫中事，鹦鹉前头不敢言’，两个宫女靠在廊前说话，突然看到一只鹦鹉，赶忙得住。这样比较读来，就有味道了。”

“诗歌如果只知语言美，不从组织结构上去理解，深度就不够了，要像欣赏画的色彩线条一样，才会感觉到诗的美。”

“从小读诗词，可以培养一个人 的美感、韵律感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人的审美水平，自然而然对低俗的 东西产生抵触。”赵昌平说。

出于这样的认识，也因为自己的 经历，赵昌平任上海古籍出版社 总编辑时，很大精力放在编写、出版 中国古典诗词少儿普及读物上，前 几年还出版了幼儿版的诗词版本。

比，中国古典文学还是少，可以适当 增加一部分。中学语文老师的古典诗 词造诣也是参差不齐，如果能为老师 组织专项的培训，也是提高青少年诗 词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。

“我读书时，深得北大的林庚、 袁行霈、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先生 教诲，后又得上海师范大学桐城派 后裔马茂元先生指导，受益良深，至 今难忘师恩。”赵昌平深深感叹。